

#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Domestication” in Ku Hong-ming’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UANG Yuanyuan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4, 2022

Accepted: February 18, 2022

Published: March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Yuanyuan. (2022).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Domestication” in Ku Hong-ming’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209–21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4](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4>

**Abstrac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a classic of Confucianism and a treasure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transla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best ways for the west to know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raise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in aspects of this strategy in Ku Ho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inally, it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Ku Ho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world,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s views have also been made.

**Key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Ku Hong-ming; domestic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Huang Yuanyuan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Bachelor of Art. She studies in the MTI Education Center of Jishou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ories. Her email address is 66106807@qq.com.

## 辜鴻銘《論語》英譯本中「歸化」翻譯策略探析

黃園園

吉首大學

**摘要:**《論語》是儒家的經典、中華文化的瑰寶，因此翻譯《論語》一直都是讓西方瞭解中國以及向外傳播中華文化的最佳途徑之一。本文以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引出了翻譯《論語》的重要性，然後從「歸化」翻譯策略的角度



出發,探究這一策略在辜鴻銘《論語》英譯本中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最後闡述了辜鴻銘《論語》英譯本在世界範圍內所產生的重要意義和巨大影響,同時也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關鍵詞:**《論語》;辜鴻銘;「歸化」

## 引言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我國在 21 世紀初就提出了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瑰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對中國乃至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翻譯《論語》是讓中國文化邁向全世界、實現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之一。中國著名翻譯家辜鴻銘先生篤信孔孟學說,認為非西方文明所能及,因此他向西方介紹中國經典,翻譯了《中庸》、《論語》等重要典籍。(高華麗,2009:75)辜先生在其《論語》英譯本的序言中寫道:「希望那些不辭勞煩閱讀我們這個譯本的、受過教育的、擁有思想的英國人,能夠重新修正他們迄今為止對中國人的看法。而且,這樣做不僅能讓他們重新定義對中國人的看法,也能從個人及國家層面改變對中國人及中國的態度。」(辜鴻銘,2017:2)

### 一、「歸化」與「異化」翻譯策略

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ance venuti)受到了弗裡德里希·施賴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macher)的啟發,於 1995 年首先提出了「歸化」和「異化」翻譯策略。

所謂「異化」就是指,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翻譯時要接受和保留源文本的語言特點以及文化特色,採用原作者所使用的來源語言的表達方式,就是以來源語言為歸宿。

所謂「歸化」就是指,要求譯者向讀者靠攏,翻譯時要注意在準確傳達原文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和風格的同時,要採取目標語讀者習慣的表達方式,就是以目標語讀者或譯文讀者為歸宿把來源語言本土化。簡單來說,就是譯者要說地道的譯本語言,這樣的譯本便於目標語讀者或譯文讀者理解和接受,同時增加譯文可讀性和欣賞性。

### 二、辜鴻銘「歸化」翻譯策略在《論語》譯本中的體現

#### (一) 專有名詞和術語的處理

##### 1. 去掉專有名詞

為了使西方讀者更易理解且更關注原文思想,辜先生盡可能去掉了他們不感興趣的專有名稱。例如,在人名方面,除了顏回與子路,辜鴻銘將其他人如子禽、子貢、伯夷、叔齊等非關鍵人物的名字都去掉了,都統一譯成了「孔子的一位學生或弟子」,即「a disciple」;國名方面,除了魯國(the native state of Confucius)外,辜鴻銘將其他諸侯國的名字也都去掉了,都統一譯成「a foreign State(外國)」或者是「a certain State(某國)」;在器物方面,如辜鴻銘在英譯本《論語·公治長》中,也並沒有將「瑚璉」這個器具的名字譯出,而是將它譯成了「A rich jewelled work of art(一件嵌有寶石的昂貴藝術品)」。

##### 2. 運用類比

為了減少西方讀者在閱讀上的障礙，辜先生常常將《論語》中的一些人與物類比成西方歷史上他們熟悉的一些人與物。例如，他將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顏回」類比成「耶穌最寵愛的聖徒」，即「The St. John of the Confucius gospel」；將「管仲」類比作「俾斯麥(the Bismarck of the time)」、「周公」比作「摩西(Moses)或梭倫(Solon)」；在《論語·公治長第五》篇中，將政治家「晏平」類比成「那時的威廉·坦普爾(the Sir William Temple of the time)」；將堯舜時代類比為亞伯拉罕和以撒時代，即「A man rises early every morning and work persistently all day long, for what? For righteousness; that he is a son of Abraham(Shun)」；將「殷」與「宋」的關係類比成「古羅馬」與「義大利」的關係、「杞」與「夏」的關係類比成「現代希臘」與「古希臘」的關係；以「古代中國的法蘭西」來稱呼「齊國」；以 1878 年的柏林會議來說明齊桓公「九合諸侯」的意義，等等。

## (二) 《論語》中神話傳說的處理

《論語》中關於古代的神話傳說，辜先生也站在西方讀者的角度，利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如：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

辜譯：Confucius was once heard to exclaim, “Ah, woe’s me. I do not see any signs either in heaven or on earth that we are near the end of the present period of disorder and anarchy and that we are about to inaugurate a new order of things in the world.”

辜先生並沒有把「鳳鳥」、「河圖」這些典故譯出來。在古代，它們本是「祥瑞」的象徵，辜先生則將這些「祥瑞」以「sign(跡象)」來代替，即「near the end of the present period of disorder and anarchy(混亂與無政府時代的終結)」與「we are about to inaugurate a new order of things in the world(萬物新秩序世界的開創)」的跡象。他譯出了傳說背後的意義以及所產生的後果，脫去神話的外殼，向西方讀者傳達其思想內核，以這種方式就把孔子所要表達的觀點直接傳遞給了目標語讀者，這與他的翻譯目的是吻合的。

## (三) 注重西方的語言習慣

### 1. 多用關係詞和連接詞

漢語與英語的最主要差異在於漢語重意合而英文重形合。具體表現在，漢語少用甚至不用形式連接手段，而英文經常用各種形式手段連接詞來表達句子的邏輯關係。從辜先生的《論語》英譯本中，可以很明顯感受到這一特徵，如：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

辜譯：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

僅僅這一句，辜先生在譯文中就運用了「as」「what」「when」「because of」「but」「who」這麼多的關係詞和連接詞，不僅增強了句子之間的銜接性和邏輯性，而且符合西方人的理性思維方式。

### 2. 其他地道表達法

除此之外，辜先生在其譯文中多以物稱作主語、多用被動句，另外還會加一些語氣詞或者特殊的句子結構。例如：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子罕》）

辜譯：A disciple, the favourite Yen Hui, speaking in admiration of Confucius’ teaching, remarked, “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have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在這段譯文中，辜鴻銘不僅運用了「the more. . . . the more」的比較級結構，而且他還在最後加了一個語氣詞「lo!（瞧!）」，這些地道表達法的靈活運用使得整個譯文顯得特別生動。

### 三、結語

辜鴻銘在其譯本中所採用的「歸化」策略使得譯本十分流暢自然，增強了整個譯本的可讀性，為翻譯界提供了很大的參考價值。雖然很多學者對於辜鴻銘《論語》英譯本的評價為過於採用「歸化」，但是翻譯本來就是一種有意識且有目的的行為，辜鴻銘翻譯《論語》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西方人看懂，讓他們直接理解孔子的觀點，並以此來改變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因此，其譯文並沒有違背他的初衷，甚至是體現地淋漓盡致。事實也證明，辜鴻銘的譯本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成為海內外華人譯者中最早也是最具影響力的譯本之一，且在向西方成功介紹和推廣中國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總之，辜鴻銘的《論語》英譯本在挽回中國形象、對外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作為翻譯工作者的我們要向辜鴻銘學習，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出一份自己的力量，經典不會靜止，那麼對經典的翻譯也不會靜止。

### 注釋

- ① Nida, E. A. (2000).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② KU Hongming. (2014). *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1898)*.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 ③ Venuti, L. (1992).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④ 辜鴻銘著：《辜鴻銘文集》（第一版，黃興濤編），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頁 343-353。
- ⑤ 辜鴻銘著：《辜鴻銘英譯經典：論語》（中英雙語評述本），北京中華書局 2017 年版，頁 2。
- ⑥ 高華麗著：《中西方翻譯簡史》，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頁 75。
- ⑦ 秦芳芳：《〈論語〉中西英譯本對比研究》，《海外華文教育》2017 年第 9 期，頁 1267-1275。
- ⑧ 席勒·席勒詩選著：《異國的姑娘，錢春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 年版，頁 71-72。
- ⑨ 楊薇、董紅利：《從翻譯策略看辜鴻銘對中國教育典籍的英譯》，《教育論壇》2016 年版，頁 77-78。

(Editor: Jasmine Liu)